

黑鳳凰狂想曲

許耀林

（編者按：今年是7·28唐山大地震五十周年，特發悉尼華語作家協會理事許耀林先生長詩《黑鳳凰狂想曲》。他也是當年的英雄，在地震中救出二十八名遇險者。許先生移民澳洲以來，熱心參與文化文學活動，貢獻良多，於2025年5月23日榮獲澳華文化界傑出貢獻獎。）

第一樂章 黑鳳凰的誕生

造物之神掄動巨臂裝點奧陶紀 風化太古界
於是 普羅米修斯賜火種子這座城
於是 大力神赫克力斯把精華溶入這座城
於是 一盞神燈在這裡燃起神聖之火
於是 祖父額際褶皺舒展千帆朗空 星耀月明
於是 黃河之古謠 長江之浩歌
長城之巨龍 華夏之神體
龍的圖騰中黑鳳凰飛沖而生
於是 老祖母搖起得動人古箏之音
多了盛中國的琴趣
於是 玉皇大帝打發女菩薩到這裡來落英
於是 華夏這架大搖琴抒美妙情曲
訴生命之幽歌 挾宇宙之幻夢
卷萬載之巨風 喚千載之雷霆
於是一座火爆的 沉靜的 俊美的
秀雅的黑鳳凰誕生

第二樂章 華髮的黑鳳凰



許耀林先生（第二排右四）在澳華文化界傑出貢獻獎頒獎典禮上。

她婀娜多姿的豐盈體態迷醉了我雄性
十足的祖父
也使遙遠的外星人投來羨慕的
黃眼球兒藍眼珠兒
烏金紅金如飛滾的火龍
被捲入黑龍的衣兜裡狂然而走
霎時祖父的巨臂骨折 頸椎增生
面色浮腫
於是黑狼亂竄 野犬狂叫 禿鷹凶睛窺動
黑鳳凰 你從此美色被毀容
肉體被衰潰 姿色被蹂躪
精神被綁架 身體被姦污
呵！雷公爺快投下你九天深處的閃電吧！
呵！神靈快點起十萬天兵和八大仙人
到這裡來
到這裡來吧
千般婀娜 萬般婀娜的黑鳳凰
一雙眼淚在盼 呵
被黑蛇纏身的金剛將軍被毒蜂
做巢的金絲雀 呵
那幾多英姿呢 那美妙身段呢
那幽雅琴聲呢
睜眼閉眼只見一條黑幽靈橫行
呵 暗夜中的火炬 呵
動亂之中的幽雅之神 呵
呵 我的童年的純情 呵
我山泉邊的翠柳呵

第三樂章 青春騷動的黑鳳凰

點點星光彙集突成萬千火龍
撲向這座黑鳳凰被辱的城

點點飛蛾撲嗒
如無頭蠅
哭泣而逃於是黑
鳳凰解救
於是黑鳳凰舒展
嬌姿 再現美態
撒一江春風 播虧
闕闊細雨
於是 柳絲綠影動
桃花花撒嬌

青杏杏情發 楊哥哥弄情
於是黑鳳凰頭上旋轉起光芒萬丈
金刺蝟 耳畔聞柔風細語
真乃是情意軟綿綿
於是古長安的鐵蹄組成開拓者的英武
部隊
一場大生產的狂歌震徹嶺南遠北
無限情趣的拉網小調兒
撩動無數情種的心扉
此時 老祖母搖動的盈盈之聲呢
此時 祖父那神聖版圖的蘭花呢
江河幾多野趣 大漠幾多風流 乾坤幾
多英傑
但縱有股股邪風留條條血跡
尋找多情種的雄性太陽去吧
春情騷動的黑鳳凰呵
尋找多情種的雄性太陽去吧
去！去吧！我相信你將會
生下一個震顫荒野大漠的精神人種

第四樂章 毀滅的黑鳳凰

一座城鎮有幾多腥風
一艘艦艇經幾多黑浪
在多雨多霧多雷電的夜中
你失卻往日英發的柔情
但此時誰又不是如故地至愛著你呢
絮絮雪片隨綠色的飛鴻而來
為你收藏情書的侍者還在大汗盈盈
然而正當這時
在一個上地慢狂歡的日子
地殼暴烈 熱流擊落了閃電 閃電在噤
太平洋南岸的信風
把不高興的資訊
悄悄告訴了新生代岩層
這一天 是一九七六年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點四十二分正
這一瞬間呵，這一瞬間
玉皇大帝忽然發瘋
八大仙人哭聲如雷
海王金星火星掃把星扯下大片大片的
眼光 撕碎團團雲塊

閃電忽啦啦落下
落下砸碎晨霞曦暉
難道這是傳說的十萬光年後
地球發狂的時刻嗎
該來的終於來了 該得得終於得了
該失的終於失了 該走的終於走了
此時地核神與地幔鬼打架
地殼魔假奸好人
此時的世界再也不是亞當夏娃的溫存世界
此時宇宙間的萬物在大混沌的
槍口下掙扎 顫抖
撕心裂肺 鬼哭神嚎 雞犬狂吠
生命毀滅 靈魂飛升 各尋歸宿
白色閃電 瞬間狂風 傾天暴雨
這是一個創世紀的時刻
而時刻又從這裡誕生
這瞬間過後一切都進入神秘又神聖的幽靜
幽靜如海天縱深處的隱秘世界
這時 在慘酷的黑鳳凰故鄉
誕生著無數殘酷
靈魂在搏鬥 生命在延續 精靈在伸展
清風來了 使死魂從酷暑與幽靈中走出
細雨來了 把美人蕉挽出死神的囚籠
綠浪來了 挾著獨楊走出黑色的血霧
太陽來了 喚醒螞蟻群鳥國草芥森林
突然一對黑藍色的眼
窺視一呆忘憂草
那眼神醜陋而猙獰
那草兒豔麗奪目又憂愁
一隻高貴的等價物給了那陰謀的槍口
也不能滿足食欲的願望
於是一聲撕心裂肺的顫抖 搏鬥 掙扎
一滴滴殷紅的血從紅月亮眼中流出
染紅滿天雲霞 又落入不盡的奔騰長河中
呵 黑鳳凰黑鳳凰我心中的黑鳳凰呵

你是血的凝聚你是神悟的仙體
你百孔千瘡的傷痕是爭春奪豔的榮耀
大自然呵 大自然呵 大自然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我相信
億萬神明組成的思想長城會在
酷地死水中醒悟
醒做征服天體的巨龍

第五樂章 黑鳳凰再生

雷電夏雨春風秋歌組成神聖的方隊
無數巨臂刺向太陽刺向夜空
火爆的黑鳳凰率十萬里狂飆百萬條黃龍
用複得的青春發情 從此冰川不在橫行
紅月亮月亮亮撒無數道光芒把魯班喚醒
又喚起李白杜甫和幾代文豪
把生長荒野的地皮連同衣裳葬入古墳
那多沉寂的秋夜呢
納多秋夜裡的悲鳴呢
此時一道催出的長長的太陽
此時劃出道道藍色的眼光
眼光裡發出的再不是苦痛
那脈脈神態是失而復得的深情
那舊時的童話又神奇般顯現
光的讚歌 火的詩情從大地緩緩升騰
情趣似潺潺流綿的古歌
古歌從充滿熱血的綠林中發出
去親吻太平洋的信風
信風又唱著欣慰的心歌
齊整的旋律 嬌柔的純情
一齊乘小船去了
去到無限的真情之中
扶著黎明的歌潮
趕上急步行走的啟明星
呵黑鳳凰 黑鳳凰
我心中的黑鳳凰

2026年7月24日，由悉尼華語作家協會主辦的何與懷博士新著《參與弘揚人文精神——文學隨筆選集》發佈會



新書發佈會由悉尼華語作家協會會長唐培良主持。

在悉尼隆重舉行。近百位澳大利亞華文文學界、藝術界、新聞界、社區團體及地方政界人士齊聚一堂，圍繞何與懷數十年來的文學評論、澳華文學史料整理、作家扶持及人文精神實踐展開交流。

新書發佈會由悉尼華語作家協會會長唐培良主持。

唐培良說，如果把澳大利亞華文文學比作一條不斷延伸的河流，那麼何與懷博士既是這條河流的重要見證人，也是長期的記錄者、評論者和推動者。

數十年來，何與懷博士已出版二十餘部著作，長期研究世界華語文學、澳華文學和中國當代文學，並持續從事澳華文學史的梳理和整理工作。許多作家因他的評論而受到鼓勵，一些優秀作品也因他的推薦而被更多讀者認識。唐培良特別提到，何與懷博士不僅評論知



名作家，也不斷推出青年、中年乃至老年寫作者。他在報紙上主持文學版面，刊登作家作品、文學評論和新人創作，為許多原本不為人知的寫作者打開了一扇窗。

談到新書出版過程，唐培良以熟悉而幽默的口吻說，何與懷博士常常在群裡輕描淡寫地告訴大家：“我又弄了一本書。”對普通作者而言，出版一本書往往要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但何博士似乎總能一本接著一本地推出新作。有時一本書才出版兩三個星期，他又會說：“又要麻煩你了，我又有一本書。”

唐培良介紹，《參與弘揚人文精神》是一部文學隨筆集，既有人物素描、文學評論，涵蓋澳華文壇不同階段的人物、作家和文學現象。書中也涉及世界華文文學、人文精神及人工智慧寫作等新議題。徐希嶠、夏兒、恒心馬、張曉燕……多位現場嘉賓都在書中有所呈現。

在簡要介紹之後，唐培良宣佈《參與弘揚人文精神——文學隨筆選集》新書發佈會正式

共品隨筆佳作 探尋人文之光

何與懷博士《參與弘揚人文精神》新書發佈會在悉尼舉行



開始。

澳洲詩詞協會會長李振國首先發言。

李振國表示，最打動他的一句話是：“從生命的個人體驗出發，在歷史與現實之間尋找人文的光亮與精神的力量。”他說，這句話不僅可以概括新書的主題，也是何與懷一生文學實踐的真實寫照。何與懷如同一位沉穩的老人，在歲月的斷壁殘垣之間行走，尋找那些沒有被充分看見的人物、故事與精神光亮。

在李振國看來，隨筆是一種最能體現作者心性和人格的文體。它沒有長篇小說的宏大架構，也未必具有詩詞的奔騰豪放，卻可以在平淡中見深刻，在日常中見永恆。“他寫人、寫事、寫書、寫時代，最終寫的都是人心。”

李振國認為，在文學逐漸碎片化、閱讀時間不斷受到擠壓的今天，何以懷仍然以沉穩的筆墨書寫厚重的思考，這種堅持難能可貴。他祝願《參與弘揚人文精神》像一束安靜的光，照進每一個翻開它的讀者心中。

李振國發言後，主持人唐培

良沒有立即轉入下一位嘉賓，而是詳細介紹了新書的編輯、排版、印刷和裝幀過程。

他說，自己負責了這部書從編輯、排版到印刷的相關工作。書實際上已經印出一段時間，但因為此前外出，他直到發佈會前天才正式拿到樣書。唐培良現場舉起新書，向大家展示封面。他特別提到，這次的封面與何與懷之前幾部書的設計不同，雖然仍由畫家、設計師張仲衡設計，但封面上的書名和紅色圖形具有明顯的立體感，整體設計獨具一格，很具藝術價值。

主持人對封面的介紹，也引出了下一位發言者——導演張華潔關於視覺藝術和文字創作的精彩討論。

張華潔說，自己最早與何與懷發生“交集”，不是線上下，而是在網路上。當時他看到何與懷一本新書的消息，文章寫得很好，但作為視覺藝術工作者，他對封面設計有不同看法，忍不住在群裡提出了批評。他坦言，從事視覺創作的人與從事文字創作的人，觀察世界的方式往往不同。視覺藝



術家首先關注的是外在形象、色彩、比例和形式，因此，他最早是從一本書的封面認識何與懷的。

張華潔以幽默的方式表示，自己來參加發佈會前有一點擔心，怕發佈會變成一場人人輪番“戴高帽”的表揚會。他希望公開場合也能夠保持朋友之間的自然感，不要讓嘉賓和聽眾產生距離。

他說，何與懷私下裡其實是一個“很好玩的人”，也是一個能夠讓人鬆弛、舒服的人。幽默並不只是講笑話逗人開心，更重要的是能夠化解生活的堅硬和苦難。在他看來，何與懷飽讀詩書之後，仍然對生活保持溫暖，這是他最重要的人格魅力之一。

為了準備這次發言，張華潔專門對何與懷作了一次簡短訪談。

他問何與懷，為什麼許多評論文章偏重引薦和鼓勵，而較少直接批評。何與懷回答說，很多寫作者並非專業作家，他們好不容易寫出一篇文章或一部小說，如果一上來就以很



何與懷博士為張華潔先生在新書上簽名。

高的專業標準嚴厲批評，很可能會挫傷他們的積極性。聰明的作者也能夠從讚揚中聽出弦外之音：評論者沒有表揚的部分，也許正是作者需要繼續改進的地方；而被肯定的部分，則是值得堅持和發展的長處。張華潔因此認為，何以懷是一座建立在作者與讀者之間的橋樑。這座橋寬闊、堅實，也足夠寬容。

張華潔的發言並未停留在對個人品格的讚美，而是進一步討論何與懷的澳華文學觀。

何與懷認為，澳華文學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的移民潮和留學潮有密切關係。許多留學生、作家和具有豐富人生經歷的人來到澳大利亞，在異鄉工作、生活和奮鬥之餘，用筆記錄自己的感悟。這些作品中既有對故國的懷念，也有對新生活的記錄；既有對未來的夢想，也有對過去苦難的反思。幾十年來，可用“不斷崛起的新大陸”來形容澳華文壇，出現不少不錯的作家詩人。其中一個代表是墨爾本的歐陽昱博士。歐陽博士具有超強的想像力，熟練運用當代文學技巧，又富有問題意識和質疑態度。他不是輕易地批判，

不是輕易地傷感或讚美，而是不斷提出問題，對既定觀念保持質疑。這種意識和態度，使其寫作不只停留於鄉愁和個人經歷，而進入更廣闊的思想空間。

（未完）